

融资担保开拓绿色业务数字化转型步伐提速

本报记者 蒋牧云 张荣旺
上海 北京报道

随着绿色金融的不断发展,近期,有更多的融资担保公司加入其中,多地都落地了绿色担保相关产

绿色融担加速发力

传统金融风险多关注短期风险,而气候相关金融风险多是中长期风险。如果将气候风险纳入金融资产定价,势必推高相应资产价格,即使资产质量良好,依然会降低投资者的投资兴趣。

公开信息显示,近期多地区都落地了绿色担保相关产品的首笔业务。比如,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等共同打造的环保产业综合金融服务模式,通过担保、再担保、增信等综合金融服务,并于近日成功发放省内首笔“环保担”贷款,金额 3500 万元,并给予优惠贷款利率。

又比如,龙岩市龙盛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对接福建某公司融资需求,根据该项目碳减排具体情况为企业量身订制了碳排放权质押融资担保新模式,将企业拥有价值 680 万元的富余碳排放配额在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福建)有限公司办理质押,纳入该企业反担保措施中。该业务的落地也成为龙岩市首笔碳排放权质押担保贷款。

此外,记者也关注到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担保”),在更早的 2022 年与北京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合作,成功落地北京市首笔 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质押贷款业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其绿色融担的发展的具体情况如何?绿色担保的业务增速又如何?

对此,首创担保党委书记、董事长臧晓松表示,在落地前述的 CCER 业务后,公司还通过定制化开发和再造担保产品模型、对符合条件的新业务客户提供担保,对存量业务客户提额增信,加大对绿色金融重点支持行业的资源倾斜和支持力度。例如,公司在对存量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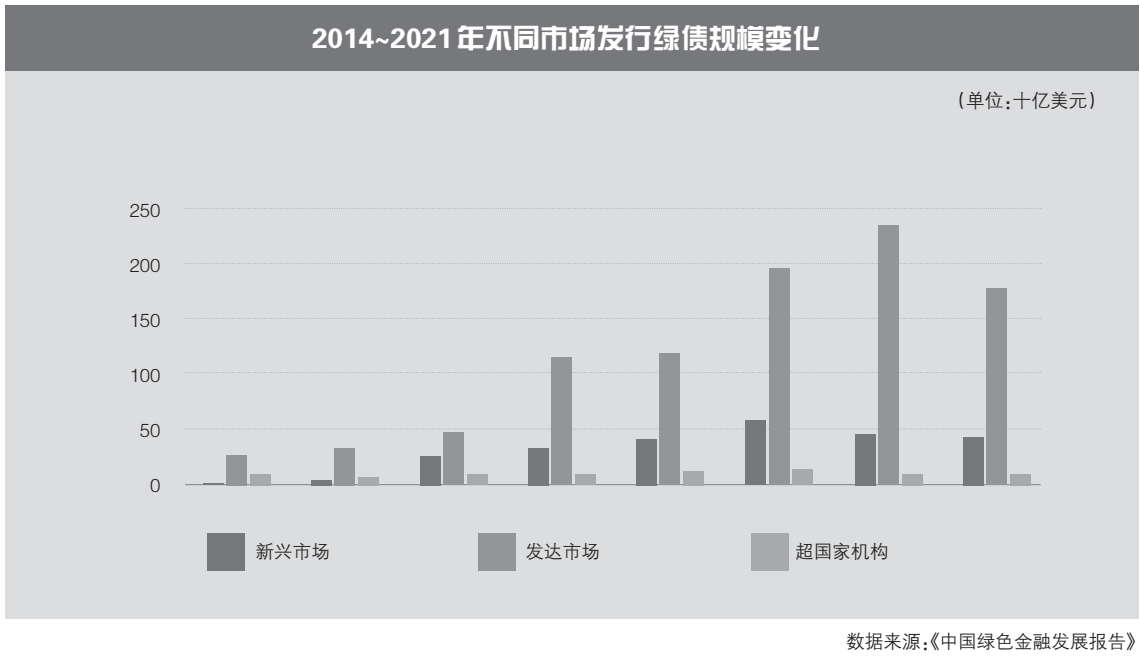
品的首笔业务。

在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都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在我国大力推进“双碳”目标的当下,绿色融资担保的发展空间也将越来越大,盈利前景同样巨大,而绿

色资产风险较小的优势也为融资担保机构降低了自身正常担保业务的运营风险。

不过,记者也在采访中了解到,绿色融资担保在绿色金融体系中起步较晚,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业务指引或制度、业务的界定标准和统计规则等政策体系亟待完备健全。同时,如何落实绿色融资被担保方和绿色融资项目环境效益的“可测度可核查、可验证”也需要业内持续探索。



务绿色产业客户识别的过程中,主动发现并为主营垃圾资源化业务的北京某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将贷款担保额度从 300 万元提高至 1000 万元,更好地支持该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工作。

臧晓松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在绿色金融业务拓展持续发力。以清洁能源与环保领域为例,2022 年新增单户 1000 万元及以下相关领域项目数量同比增长了 32%、金额同比增长了 22%,既呈现出公司绿色金融业务良好的增长势头,也体现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将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相结合的业务发展特色。

那么,融资担保在绿色金融之中起到了哪些作用?重庆理工大学发展规划处研究室主任、民

建重庆市委经济专委会委员王文涛也向记者表示,传统金融风险多关注短期风险,而气候相关金融风险多是中长期风险。如果将气候风险纳入金融资产定价,势必推高相应资产价格,即使资产质量良好,依然会降低投资者的投资兴趣。

目前,我国在气候相关领域的绿色金融工具仍以巨灾、天气等保险手段为主,但保险不能成为绿色项目资金来源,缺乏能够提升项目市场融资能力的针对性绿色金融工具。目前央行推出的绿色金融工具主要投资于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气候减缓领域,未涉及海绵城市、抗击洪涝灾害工程等气候适应领域。因此,绿色融资担保的引入将有助于解决这些

痛点。

具体而言,中投协咨询委绿创办公室副主任郭海飞告诉记者,在普通的融资担保业务中,担保机构主要完成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对资金需求方的信用评估,二是向资金供给方提供自身资信证明,取得其对自身信用保证资格和履约能力的认可。

而在绿色金融业务的融资担保中,担保机构还需要评估被担保方的绿色信用,识别绿色资产,跟踪绿色金融资金使用,监督绿色项目建设,监测项目的实际环境效益,确保绿色金融落到实处,而不是成为“伪绿”“漂绿”项目,对担保机构的绿色低碳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也可委托专业第三方绿评机构负责在全球积极践行碳中和。

消费金融信托进阶

本报记者 樊红敏 北京报道

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政策导向之下,信托业再度对消费金融业务寄予厚望。

近日,中融信托在发布的研报中将“消费金融业务为主普惠金

消费金融“第二春”

据了解,消费金融信托业务最早始于外贸信托 2007 年开展的小微金融服务。此后,一直到 2014 年前后,才开始有新的信托公司尝试此类业务。

中国信托业协会调研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末,共有 44 家信托公司开展该项业务,并将其作为信托公司业务转型的重点方向之一;消费金融信托业务累计规模近 1.22 万亿元,较 2019 年上升 28.45%。

信托抢滩消费金融资产收益权转让

上述背景下,已经有信托公司抢抓消费金融市场机遇。

2022 年 9 月底,外贸信托总经理助理王大为在相关活动上公开表示,目前消费金融事业部有员工百余人,组织架构设置上除行业常见的市场部、运营部外,还设有科技部、数据部、贷后部等专业化部门开展相关业务。经过 15 年左右的发展,我们深切感受到普惠金融离不开科技支持。目前,外贸信托已与 40 余家行业伙伴开展良好合作,为超过十亿人次的客户提供了超过 4000 亿元的普惠金融贷款服务。

2022 年 12 月 31 日,厦门信托官方平台发布文章中提到,“资产管理信托方面,厦门国际信托正在探索投向新市民消费金融资产的投资信托产品。”

融业务”列为 2023 年信托公司面临的八大业务机遇之一,并称,预计外部环境有所改善,消费金融有望迎来难得的窗口期。

此外,外贸信托首席战略官陶斐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扩大

内需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信托行业在普惠金融领域大有可为,可创新符合不同消费群体和中小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

天津信托在 2023 年经营管理工作会上提及“国内宏观经

济企稳回升、投资消费市场继续回暖”“促进普惠金融业务平稳发展”。

此外,《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随着行业转型的深入,信托行业也在不断推进消费金融业务的升级。

把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做好对投资的融资保障,支持社会领域加快补短板;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23 年,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复苏,消费金融将迎来更好发展,信托公司可在符合监管要求前提下积极参与。”百瑞信托研究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孙新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模式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非标转标”背景之下,信托公司也在推进消费金融业务的转型升级。

以前面提到的信托公司通过银登中心受让消费金融资产收益权业务为例,孙新宝向记者介绍,如果是通过信托资金受让银登中心消费金融资产收益权项目,对应信托产品一般认定为投资类产品。此前,外贸信托董事长李强曾公开表示,外贸信托在行业内最早探索消费金融业务,持续推进产品迭代、加强自主风控,公司消费金融业务正向资产服务、资产投资等方向加速拓展。

“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模式也是消费金融信托业务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专业评级机构联合资信 2022 年 10 月发布的研报提到,交易所是消费金融 ABS 的主要发行场所,从 2021 年发行情况来看,交易所市场发行量占 87.02%,银行间市场发行量占 12.98%。交易所市场发行主体呈现新态势,除常见互联网平台外,信托公司异军突起,信托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的项目增加。一方面,在网贷新规政策指引下,小贷公司发起的消金 ABS 业务模式面临调整;另一方面,信托公司融资类信托业务面临监管压力,消金 ABS 顺应信托公司非标转标的业务趋势。预计信托公司在交

易所消金 ABS 业务中仍有一定市场空间,需关注其信息系统、业务经验等方面。

中融信托上述研报认为,对信托公司而言,2023 年展业机会在于两方面:一是持续加大和头部平台的开发与合作。随着行业逐步规范,未来消金行业的“马太效应”更加显著,头部互金平台会越来越强。信托公司应持续加大与头部平台(如蚂蚁、京东、美团等)的开发与合作。

二是拓展消金资产非标转标,形成全链条业务体系。近几年,消金成为 ABS 的重要资产,部分信托公司借机拓展业务链,形成前期参与信贷投放形成基础资产,再“非标转标”,在 ABS 业务中充当 SPV,进而在后期投资 ABS 优先及次级的全链条业务模式。2023 年随着消费信贷环境的改善,信托公司在拓展非标业务的同时,应重点以非标撬动转标业务,顺应“非标转标”趋势,提升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信托公司通过银登中心受让消费金融公司消费金融资产收益权是较为简单的模式,形成全链条业务才是消费金融未来主要转型升级之路,具体的,前端与消金公司合作形成底层资产,并通过资产证券化进行非标转标,后端则进行承销,固有资金或者信托资金进行夹层、劣后投资等,不断增厚业务附加值。”孙新宝向记者表示。

绿色效益显化、量化仍存挑战

项目入口角度,绿色融资担保需要谨防凭空捏造或刻意夸大绿色项目骗保骗贷、分拆项目多头融资、绿色项目资金用途名实不符等业务风险源。

对于绿色融资担保的发展前景,郭海飞表示,中国大力推进“双碳”目标的当下,各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发展力度加大,企业绿色融资需求日益旺盛,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等均已取得快速发展,绿色融资担保的发展空间也将越来越大,盈利前景同样巨大。

不过也需要注意的是,绿色担保在多个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战。臧晓松告诉记者,在绿色金融体系中,绿色信贷起步最早、发展最快、政策体系最为成熟,而绿色担保相较而言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政策体系亟待完备健全。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出台业务指引或制度,明确业务的界定标准和统计规则。在绿色担保指引和制度的规范下,业务范畴更加明确,担保机构展业不会出现打乱仗、出乱拳的局面;政府部门制定政策能够更好规避“一刀切”的风险;主管部门监督管理会更加有的放矢、精准施策。此外,担保行业、担保机构创造的绿色效益也会更容易显化、量化,从而更好地彰显社会责任担当。

“结合我们的实践和体会来看,绿色担保自身的风险也需要重视,”臧晓松谈到,“项目入口角度,绿色融资担保需要谨防凭空捏造或刻意夸大绿色项目骗保骗贷、分拆项目多头融资、绿色项目资金用途名实不符等业务风险源。而在保监控角度,融担公司还要加强银担合作、紧盯绿色产业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变化、定期掌握企业经营状况、准确研判、及时预警和处置项目风险。”

在郭海飞看来,绿色融担还需要应对的挑战是,如何落实绿色融资被担保方和绿色融资项目环境效益的“可测度可核查、可验证”,如果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和竣工验收、投入运营一年以上都没有相对应的实际环境效益监测检测统计数据,那么该项目便无法证明是绿色项目,该融资也无法被认定为绿色融资,因此,后续关于绿色融资担保的具体标准和监管政策也需完善统一。